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三十一回 名士清談西城挾妓 幕僚籌策北海留賓

卻說于伯集聽了黃詹事的話，自忖道：「他這番議論頗有意思，大約想我送他些別敬的緣故。」當下應了個「是」，也沒別話。席散回去，卻好次日合黃詹事抬槓的周翰林來訪，伯集連忙叫「請」。周翰林跨進門來，伯集一眼見他左腳上烏黑的，認得是穿了一隻靴子。原來前人有兩句即事詩，是專詠京城裡的風景的，叫做：「無風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。」那伯集住的客店，又在楊梅竹斜街，正是個溝多泥爛之所。這時下過大雨剛才晴了，那街上一層浮土，是被風刮上去的，底下盡是爛泥，就合那北方人所吃的芝麻醬一般。周翰林誰說不是坐車來的？偏偏車到街口擠住了，動也動不得。他性子躁，一跳跳了下來，想要找伯集住的那個店。不防腳尖兒一滑，可巧插在那浮土蓋著的泥裡，拔出來，三腳兩步進了店，跨到伯集住的外間。口裡直嚷道：「今兒糟糕，穿了一隻靴子！」伯集哈哈笑道：「老哥為什麼不坐車？」周翰林道：「可不是坐車來的，只為到口兒上擠住了，跳下來走幾步兒，不想踹了一腳泥。」

伯集忙叫家人取鞋襪來給周大人換上。家人取到，周翰林試穿起來，倒也合自己的腳，不差大小。兩人入座閒談，伯集想著周翰林說的話，比黃詹事新得多了，今番見面，又說做外官的人應該如何開學堂，如何辦交涉，如何興實業，如何探礦苗。

伯集也就把肚子裡探辦來的貨色盡情搬出。周翰林非常傾倒，連說：「原來大哥有這樣能耐，將來督撫也可以做得，不要說是知府了。那外省的督撫，要像大哥這般說法辦去，還有不妥的事嗎？」伯集把眉頭一軒，似笑非笑的，又說道：「昨兒黃老先生把我們外官說得那樣不值錢！」周翰林不待他說完，急問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伯集一一述了。周翰林歎道：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本事，說到人家的錯處，就同鏡子一般，那眼皮上怎樣一個疤，臉上怎樣一個癩，絲毫不得差，休想逃得過去；說到自己，便不肯把鏡子回過來照照，殊不知癩兒癩兒多著哩。那黃老前輩，不是我說他，碰著幾個闊人，或是中堂、尚書、有權勢的，一般低顏下膝的恭維，碰著外官有錢的來京，趕著去認同年、認世誼，好哄嚇的哄嚇幾文，不好哄嚇的就合著那論語上『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』的兩句，他還要拿嘴來說別人嗎？」伯集道：「說呢，也不相干，他是海概論的。我只覺得外官裡面，也有品氣高的，才情大的，不是一定要正途才能辦事。不是兄弟誇口，那一省的事有什麼難辦？就同外國人打交道，也只要摸著他的脾氣，好將就的將就些，不好將就的少不得駁回一兩樁，但看看風頭不對，快些掉頭轉就是了。總要從上頭硬起，單靠地方官是沒用的。」周翰林笑了一笑道：「大哥辦交涉的法子不錯。我聽見廈門的交涉，是辦得太硬了，地方官登時革職。寧波的教案，辦得太軟了，官倒沒事，只百姓吃了虧，要是能夠頂上幾句也好些。現在講求新政的，有一位商務部裡的馮主事，單名一個廉，字號叫直齋，今天我約他在西城口袋底兒，特來約大哥同去談談，可使得？」伯集生性好色，曉得這口袋底是個南班子住家所在，有什麼不願意去的。

忙答應了聲：「使得。好好！咱們名士風流，正該灑脫些才是。」

當下便叫套車。周翰林道：「且慢！你看時候才有正午，咱們就近先到萬福居吃了飯去。」伯集道：「不必。不嫌簡慢，我去叫菜，就在我這裡吃罷。」周翰林也不推辭，當即叫了幾樣菜，兩人吃畢，套車前去。原來這口袋底在海岱門裡，倒很有一節子路。那南班子的下處，是極清淨的，可以竟日盤桓，不比什麼石頭衚衕王廣福斜街鬧烘烘的，一進門，喝了幾杯水酒，便喊點燈籠送客的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兩人坐了一輛車到得那裡，等了多時，馮主事還不見來。班子裡有一個叫桂枝的，伯集尤其同他要好。

他兩個人見了面，也不顧別人，就鬼串了一回。一直等到天將近黑，馮主事才來了。伯集聽了周翰林的話，知道他是個有才學的，不覺肅然起敬，連桂枝也發起愣來。那知馮主事倒不在意，已是灌飽了黃湯，滿面鮮紅，少不得應酬一番，合周翰林拱手為禮，又向伯集見面；彼此通了姓名，伯集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馮主事略略謙遜兩句，當即入席閒談。一席之間，又只有馮主事合周翰林說的話，伯集偶然插幾句嘴，馮主事並不回答。伯集受了一肚子的悶氣，索性連口也不開，拉長了耳朵，恭聽他們的議論。只聽得周翰林說道：「現在辦洋務的，認定了一個模稜主義。不管便宜吃虧，只要沒事便罷，從不肯講求一點實在的。外國人碰著這般嫩手，只當他小孩子頑。明明一塊糖裡頭藏著砒霜，他也不知道。那辦學堂的更是可笑，他也不曉得有什麼叫做教育，只道中國沒得人才，要想從這裡頭培植幾個人出來，這是上等的辦學堂的宗旨了。其次，則為了上司重這個，他便認真些，有的將書院改個名目，略略置辦些儀器書籍，把膏火改充學費，一舉兩得，上司也不能說他不是。還有一種，自己功名不得意，一樣是進士翰林，放不到差，得不著缺，借這辦學堂博取點名譽，弄幾文薪水混過，也是有的。看得學生就同村裡的蒙童一般，全仗他們指教。自己舉動散漫無稽，倒要頂真人家的禮貌，所以往往鬧事退學。我看照這樣做下去，是決計不討好的，總要大大的改良才是。」馮主事道：「你話何嘗不是？但說是借著辦學堂博取些名譽，弄幾文薪水混過這句話不打緊，恐怕要加上多少辦學堂的阻力。從來說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，能夠好名這人總算還出息，我們只好善善從長，不說出那般誅心的話，來叫人聽著寒心。即如我，也想回去設個商務學堂，被你這一說，倒灰了心了。」周翰林道：「直齋，你又多心了。你我至好朋友，說話那有許多避忌？我說的不過是那種一物不知也以維新自命的，你要辦商務學堂，這是當務之急，誰說你不是呢？」兩人刺刺不休伯集聽得不耐煩，早合那桂枝燒鴉片去了。最後，周翰林那句話耳朵邊刮過，倒像有點刺著自己的心，暗道：「他們瞧我不起，將來偏要做幾樁事給他們看看！」當晚談談講講，不知不覺，已是一更天氣。馮主事要想出城，周翰林道：「如今是出去不來的了。海岱門雖然關得遲，此時也總關了，不知倒趕城罷。」原來京城裡面有：「倒趕城」一宗巧法，只因城門關得早，開得也早，三更多天便開了，就好出進，叫做「倒趕城」。馮主事是曉得的，因道：「我初意只打算一到，告個罪，就要出城，那知談起來，忘記了明早商部裡還有許多公事。我昨兒已一夜未睡，加上這半夜，也有些支持不住了。」周翰林勸他吸幾口煙提提神。馮主事道：「那是我生平最恨的，寧可躺臥，再不吸它。」

又停一會，馮主事更撐持不住，身邊摸出幾個藥丸子把茶送下，就在伯集躺的煙鋪下躺下，只聽得他打呼聲響，已自睡著了。周翰林也有些倦意。伯集精神獨好，自合桂枝到裡間屋內談心，讓周翰林炕上歇息。聽聽三更已轉，三人各自回去不提。

再說于伯集原是候選來的，那知部費未曾花足，已是錯過一個輪子，只好再待下次。北京久居不易，便商量動身。為著赴選未得缺，同鄉官面子上的應酬，也就減少了一半，該送一百的只送五十，大家倒也無甚說得。只是臨動身的幾天，要帳的擠滿了屋子，參店、皮貨鋪、靴店、荷包鋪、館子、窯子，鬧得發昏。伯集雖然算盤打得熟，但是每帳總要打些折扣，磋磨磋磨。如何一天半日開銷得了？自己詫異道：「我出京只有這個打算，還沒定日子，如何他們都會曉得？」便對那些伙計說道：「我是還不出京哩，只好慢慢開發，馬上問我要可不能。」

那些伙計，本來收帳是懷著鬼胎來的，聽他這一說，越覺心虛，有的支吾答應，像是要走又不肯出門似的，有的竟還要逼著現銀子去。伯集憤極道：「買的東西都在這裡，你們要不肯賣給我，只管拿回去，要立逼著銀子是沒有的。你去外面打聽打聽，難道我哄騙著你們逃走不成？」那些伙計才不敢則聲。

問明日期，伯集叫他們分兩天來算帳，只館子、窯子是當天開銷的。可巧對面客店裡有一位河南顧舉人，本來約著同伴出京的，忽然走來，伯集把方才要帳的情形合他說了。他道：「原來太尊不知京裡風俗如此。但凡是候選的、會試的到來，他們便起了哄，有一沒一的把些東西亂塞，嘴裡也會說又是怎樣好、怎樣便宜、怎樣有用處，還有不肯說價錢的，倒像奉送一般，硬把他的貨物存在客人處。初進京的人看他這樣慫慫，多少總要買他一件兩件。及至客人想要出京，三五天前頭，他們是已經打聽著了，便蜂擁而至，探探候候，又是可氣，又是可憐。」

你道他們是打聽著的？原來他們先花了本錢來的。店門口、會館門口，都有使費，人家早替他們當心，所以一有打算出京的樣

子，他們是已得知，跑不了的。那使費有一種名目，叫做「門錢」，太尊帶來的管家，都好向他討的，其實，仍舊合在賣的價上，稍須多要一點，就有在裡頭了。但是一般也有漂帳，我曉得的敝同鄉黃知縣，久困都中，後來得缺出京，沒錢開發，就把行李衣物私運別處，存下幾只空箱子，有天晚上出店，一去不回。次日那些債主都知道了，趕出城去討，因他走得路遠，只得罷手。他們這種主顧，每年也要遇到幾個，只消遇著幾個冤大頭，也就彌補過去了。」伯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樣風氣，外省倒少些，有貨換錢，犯不著那般覓主兒。」次日，伯集把帳一一的七折八扣算了，不管那些人叫苦連天，怨聲載道，就同了顧舉人出京。說也可氣，那些同鄉京官，只有周翰林還來送送，別的都差片送行，推說有病，或是上衙門去了。伯集很覺動氣，暗想缺又選不到，河南又去不得，賓東本有意見，恐怕去了，館地靠不住，豈不是白白的跑一趟？聽說北洋大臣孔公別竭意講求新政，沒得人去附和他，我何不上個條陳試試看，主意想定，就同顧舉人一路斟酌，許他得意時請他做文案，顧舉人本思覓館，那有不願意的？便爾一力贊成。伯集就連夜在客店裡打開行篋，取出些時務書，依樣葫蘆，寫了幾條，托顧舉人筆削，以為進身之具。原來當初伯集在豫撫幕中，其時正值孔制台做河陝汝道，彼此倒也有點交情。等到條陳上了上去，立時請見，敘了一番舊，又痛贊他籌畫周詳，到底是個公事老手，竭力留他在署中辦事。伯集正中下懷，假說豫撫賓東已久，恐不便辭他。孔制台道：「那不妨事。河南事簡，北洋事繁，老兄有用之才，不當埋沒在他那裡，待兄弟寫信給他便了。」

伯集聽了，忙說了些極承栽培的話，告辭出署。當晚制台請吃晚飯。席間可巧，又有馮主事。原來馮主事久有開羅商務學堂的念頭，他是山東濰縣人，合孔制台是師生，這回告假回京，特特的遷道天津，前來叩見，要想老師捐助幾文。當下見于伯集在座，倒覺突兀，就合他非常親熱，不比在口袋底那天的情形了。孔制台見他兩人很說得來，越發看重伯集。馮主事，說起辦學堂的事，制台皺眉道：「我們山東辦得來學堂嗎？去年胡道台在克州辦了一個學堂，招考三個月，尚且不滿十人。他們也說得好，說是洋學堂進去了，好便好，不好就跟著外國人學上，連父母都不管，父母也管他不來的。直齋要辦學堂必有高見，不知是怎樣辦法？」馮主事道：「論理，我們山東要算是開化極早的了。自從義和拳亂後，便也大家知道害怕，不敢得罪洋人，不然，德國人那樣強橫，竟也相安無事，這就是進化的憑據。晚生想辦的學堂，並不是尋常讀外國書的。只因門生現在商部裡，見我們中國商人處處吃虧，貨物銷售出口，都被外國人抑勒，無可如何。人家商戰勝我們，在他手裡過日子，要是不想個法兒抵制抵制，將來民窮財盡，還有興旺的時候嗎？所以門生要辦這個學堂，開開風氣。明曉得鄉里人是懂得什麼的，也只好隨時勸導，看來東府裡民情比克州也還開通些，敝處商家也多，料他們必是情願的。只是經費不夠，還求老師提倡提倡，替門生想個法兒。」孔制台聽他說東府比克州開通些已不自在，又且要他籌款更覺得冒失，只為礙著師生情面，不好發作，躊躇了一會道：「開學堂呢，不過這會事罷了，並不是真有用處的。如今上上下下鬧新政，實在鬧不出個道理來，還只有開幾個學堂做得像些，但是籌款也不是容易的事。我做官是你曉得的，那有餘錢做這樣有名無實的事業？你說貴處商家多，還是就近想點法兒罷。」原來馮主事知他這位老師本來不喜人家談新的，現在因為有人傳說他做幾件事還新，所以特來試探試探，或者為名譽上起見，又是桑梓的情誼，多少幫助些，也未可知。

誰想一說上去，就碰了釘子，深悔此番不該來的。當下一言不發，靜待席終而散。幸而于伯集本是個官場應酬好手，便想些閒話出來談談，夾著恭維制台幾句，然後把這一局敷衍過去。制台送客時候，獨約伯集明日搬進衙門裡來，同馮主事但只一拱而別。伯集回寓，便托顧舉人帶信河南，把眷屬搬到天津，就近薦了他一個書啟兼閱卷的館地，顧舉人自然歡喜。次早送了顧舉人，正要搬進衙門，恰好馮主事來拜，只得請見。馮主事大發牢騷，說：「我們這位老師，做官做得忒精明瞭，聽他那幾句話兒，分明說新政不是，又道學堂無益，總而言之，怕出錢是真的。我們濰縣還有他兩斗當舖，例說做官清正。封疆大員尚且如此，還有什麼指望呢？」伯集諾諾答應，不敢合他多說話。馮主事覺得無味，也就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